



89596

光緒四年仲夏

論
謀
隨
筆

但氏家藏

詒謀隨筆序

詒謀隨筆者家弟雲湖所著以訓其子孫者也其言簡直無華贍之辭而於持身涉世之道務有以準乎義理而一折衷於禮經使後人賢智者不敢踰中材以下可勉而至也君之教可謂善矣君才氣恢宏遇事果決道光間海氛甚惡擾及潤州君時都轉維揚力籌防禦全淮得安堵無恐受

宣宗特達之知賞按察使銜准專摺奏事駸駸用矣其後洪楊亂起東南糜爛君已解官居揚州猶條陳時詒謀隨筆

序

務數千言皆切中利害嗚呼君有折衝定變之才嘗用之禦夷而效使得秉鷹節鉞坐鎮封圻其謨猷擘畫必有超出尋常萬萬者惜乎嗇於時阨於命君之志遂不克伸於天下是則可悲者也君著述甚富所爲詩古文辭奏疏並批閱史鑑諸書已刻未刻者兵燹後大半散失僅存隨筆稿及奏疏詩文十數篇其季子培良將刊而藏之以序請於余君先世由楚遷黔去故鄉數千里鄉舉後與余同上公車又同官湖南生平對牀之日爲多故余於君習小宛之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培良

官京師治部事甚能年來余數見之其言動恂恂有家
法此詒謀之效也余將手是編以授子若孫俾身體而
力行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余庶有望也夫同治丁
卯春八十八歲老人文恭序

詒謀隨筆

序

二

詒謀隨筆卷上

貴陽但明倫雲湖

男培良孫永

清校字

孺子天性未漓一啼一笑皆動以眞孩提時知愛其親雖人有誘之者不可奪也此後知識漸開欲葆其本眞而防其外誘全在四五歲時父兄早爲畱神不可輕易放過譬如伏臘歲時祭祀婚嫁於升降拜跪揖讓周旋之際使之從旁觀之亦必安帖不敢妄動非有人束縛其筋骸也迨見之既熟且亦自學拜跪矣又如提攜挈抱日遊於市井繁華之地縱觀於歌舞雜劇之場耳濡目染亦必喜躍有動於中非有人口講而指畫也乃見之既多且亦自爲歌舞矣以此知見聞所積最易薰陶習慣自然萬難更改有基勿壞是所望於賢父兄也嘗見鄉曲中曰攜其子遨遊廛市以戲弄之物娛其心以華飾之具縱其目以甘美之味悅其口教之談諧教之詈罵教之誑謊方且詡詡然稱其聰敏旁人有非之者則勃然怒雖後日入塾習氣已壞教誨難施更又多方護短不唯不知其惡而譽兒之癖竟有他人不能贊一詞者乃未幾而

詒謀隨筆

卷上

一

戲玩之物華美之具甘美之味皆不足以娛其目悅其口變本加厲踵事增華奢侈蕩僻驕傲邪淫無所不至而鄉之教其誡諧教其詈罵教其誑誑者皆一一施之於父母之前是時也忍之不可忍制之不能制吞聲飲泣小者受其侮逆未能享其奉養而實恨以終大者因其禍敗並且受其株連而負刑以死是豈其秉性之特異於人哉蓋縱之使然其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語云習與性成又云少成若天性諺有之曰溺愛出敗子豈非父兄之責歟

詒謀隨筆

卷上

二

子弟固樂有賢父兄父兄亦望得佳子弟丹朱商均皆不肖豈堯舜之過哉要知所謂不肖者丹朱不能肖堯之峻德商均不能肖舜之元德耳鄉使堯時無舜舜時無禹皋稷契則丹朱商均雖不肖不如是之甚也今所望於子弟者只要馴謹受教勤讀經書不踰禮法而已非有深責苛求也古之所謂不肖者厥有太甲乃於桐宮密邇成湯之訓自怨自艾遷義處仁自謂不明于德自底不類蓋深羞其不肖也又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非實實自訟復於無過

安能有此深切之言世惟中人之資最多固不能無過亦非沈溺而不能改過者或少時親過於慈愛未免有放縱處迨知識漸開卽父兄不加嚴訓不及覺察猶當翻然改悔急回頭况父兄諄諄教訓而置若罔聞切切指責而不知悔悟是則怙惡不悛成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天地間一大罪人念及此豈可不爲寒心哉子弟具有天良自求禍福又不得專諉之父兄也

人常與善人居薰陶漸染久久亦必化而爲善况童子
詒謀隨筆 卷上 三
天性未漓知識初開果能使之曰曰耳聞皆善言目覩皆善事再於讀書時將聖賢三綱五常之道提撕而警覺之勿令與匪人交勿令與俗人處如此而不變化氣質日進於善者吾不信也但使勉爲君子不至流於小人則是賢子賢孫窮可也達可也

子弟幼年入塾須以小學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教之雖灑掃之事當令其躬習使知卑幼奉事尊長之道在所宜然自然驕惰之志無自而生至於應對進退更宜口講指畫委曲形容日日學習不可少緩嘗見鄉

間子弟所見者皆農夫牧豎所聞者皆俚語村言卽
或延師授學不過三家學究教以免園冊子一切禮
節未見未聞一旦見衣冠之人俯頸縮頭跣天踏地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是豈皆材質之不美哉囿於鄉
隅失於訓教故也是以宣聖於互鄉之童子許以進
見闕黨之童子使之傳命蓋以童子雖幼惟恐習於
村究不知大體故亟使之親師友習禮儀以作其振
拔有爲之氣也

孟子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字最親切有味譬

詒謀隨筆

卷上

四

之禾苗花卉苟得其養則佳者益佳劣者亦變而爲
佳苟失其養不惟劣者愈劣卽佳者亦變而爲劣矣
轉移心性變化氣質全在乎詩書禮樂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是在乎善用其愛者

子弟曰與善人處未必盡得其善一與惡人遊則已全
得其惡一薰一蕪十年尙猶有臭防之可不謹哉諺
有之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古語云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體此四語可以教子弟矣

人須知惜物力昔賢有云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

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子弟少時卽當使知稼穡之艱難創業之辛苦勿令習於奢侈至強壯時欲制之而不可得也天地生一物長養生成甚不容易所以供人之用也用之非我一人以我一人而耗數人之用且耗數十人數百人之用天地必不能容周書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王者暴殄且不可況士庶人乎要知此物非我分所當用則不可僭用一僭用則獲罪戾卽幸免於罪戾亦必折銷福壽至分所當用與夫不甚稀罕降而至於不甚貴重之物亦當撙節而

愛惜之如一衣一冠已足用矣又多求之而置前所有者而不用又復求之而置繼所求者而不用久久皆成廢物委而棄之是孤負此物力也又如一飲一食及宴賓速舅酒醴足嘗肴裁足食亦云可矣乃以一雞半豚爲鄙嗇而力索珍饈以四簋八簋爲簡疎而必求方丈所食不過一飽所費已至萬錢任意奢華甘心暴殄徒竭物力早犯天誅或凍餒及於本身或餓殍延於後世蓋人生衣祿各有分量一經僭踰耗費早已暗中折銷所以諄諄誠語惜物力者正爲

自己惜福澤也書曰慎乃儉德又曰克儉于家放勳
茅茨土階大禹卑宮非食漢文帝夫人衣不曳地以
及傳所稱衣不重裘食不二味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史所稱著浣濯之衣禁珠翠之飾不作百金之臺不
進異味之膳者儉德堪欽史冊紀美帝王且惜物力
况乃士大夫况乃庶人

姑息易以養姦治國如是治家亦然凡子弟有不善須
以家法督責之彖辭曰家人有嚴君焉嚴則非姑息
矣國有亂臣家有逆子皆從姑息中來子弟少時所

詒謀隨筆

卷上

六

言所行父兄毫不加察而欲其自責自勉不亦難乎
須是自幼使之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何者在所當
言何者在所不當言何者在所當行何者在所不當
行防之既嚴久而習慣至知識漸開自能就平日所
聞所知者尊而行之偶有不是方知自責偶有懈惰
亦知自勉若平日不教訓教他責箇甚麼勉箇甚麼
孟子謂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特就其變者而言抑或
有所爲而言故於匡章父子責善而申言之若論其
常則義方之教豈容姑息孟母擇鄰三遷母教傳於

萬古豈姑息之謂哉母教且然况乎父教

子弟先要誠實亦要父兄平日所言所行處已接物皆
事事誠實子弟自來見聞皆是如此自然照著樣子
做去斷不至於偽詐便辟一邊若秉性有偏賦才不
一聰明者可愛而未必不可恃魯鈍者可憐而實有可
期蓋聰明一誤用則多入於邪而才足以濟其惡防
之實難魯鈍無妄念則易入於正而力足以持其久
教之甚易故聖人之門曾子獨以魯而傳道堂堂乎
張難與爲仁孔子以友便辟爲損聰明才辨願可恃

論謀隨筆

卷上

七

哉然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因才施教天下總無可棄
之人能於聰明之人格其非心使之入於正道則事
事領悟且聞一知二可得一貫之傳故聖人亦思得
狂狷而與之也若夫魯鈍之人本自質樸無華使自
幼失教亦將染近時習氣漸學爲偽孔子所謂佞而
不愿慳慳而不信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總之誠實二
字無論沉潛高明皆不可少成人不成人之分端視
乎此故子弟若有浮偽之萌無論大事小事須盡除
之

祖宗有房產貽子孫足以供其讀書不致令其謀生而
已若毫無基業則謀生之未遑焉能讀書特不必過
多耳唐尙書張嘉貞不營家產嘗曰比見朝士廣占
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
也余論之曰諸葛武侯家有桑八百株王猛以十具
牛付其子使免凍餒而已既不以多藏縱其私欲並
不以無基失其繼承子之克肖命也其不肖亦常也
必欲以己之所能望之智者不爲也况遺以利乎此
論爲父之道則然若子孫則宜自奮自奮者不假憑

論謀隨筆

卷上

八

藉亦能振興不然者則八百桑十具牛亦不過供其
一二日酒色之資耳

父母惟其疾之憂無論富貴貧賤莫不皆然對孟武伯
而言則主富貴說之意尤多蓋貧賤之家只是憂其
勞苦致疾而憂其饑寒之意爲多若世祿之家則做
化奢麗皆得以隨其所欲無所不爲父母雖縱之未
嘗不慮其以此致病也夫飲食男女以及寢處游觀
受之以節無傷若縱其所欲則養人之物皆足爲
戕身之具故貧賤人致疾之事少富貴人致疾之事

多註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守字極精凡字所包尤廣

吉凶悔吝各有其幾譬如立竿見影有響斯應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以審其幾也日逐逐於紛華靡麗之場早蹈危機而以爲安樂亦可哀已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慎言語節飲食謹嗜慾休事謀始果行育德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謹於幾先也至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則臨時之幾也不能致謹於平日焉能取辦於臨時理不能明幾何能見

詒謀隨筆

卷上

九

心要實又要虛惟實故虛惟虛故實不能實則不能虛不能虛則不能實立誠之謂實無欲之謂虛本無忠信之心則滿腔浮華滿腔詐僞雖聞善言必不能入雖觀善行必不知好此不能實則不能虛也本無謙遜之心則皆自滿假皆曰子智忌克不遑焉能載道矜伐不遑焉能受益此不能虛則不能實也譬如鏡其底實矣實則明明則化妍媸並照過而不留向其虛也譬如水其中虛矣虛則受則多江海之大滿而不溢何其實也合而言之忠恕原是一貫誠謙只

是一理

記誦之功惟在成童以前蓋其知識未甚開不必責之以講義析疑也第以所誦習之經授之令其勿遺勿誤務求爛熟而後已此後逐處細加講解道理易明可以終身不忘余幼承庭訓十歲外卽熟記四子書詩書易禮不知周誥殷盤之佶屈聱牙也大抵中人之資弱冠後所讀之書易得亦易失迨五六十以後凡前所彊識者不能盡述其文惟弱冠前所記默誦之而百不遺一昔人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俚

詒謀隨筆

卷上

十

語云一寸光陰一寸金愛子弟者當爲惜此分陰也善事父母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所以體親心先意承志者庶無所遺而守身保身之道亦庶幾無失矣失身者必虧體辱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我不能報親恩於萬一已獲罪於天矣又不能爲善以保令名而爲不善以貽羞辱父母不願有是子覆載豈容有是人乎

眞西山先生曰愛其親者及其犬馬况其左右使令者

乎夫犬馬惡足愛以其爲親之所畜養者不忍傷之使令者惡足愛以其曾伺候於吾親也不忍棄之推而上之宗戚里黨皆吾親之所周施欵洽者也又引而近之伯叔甥舅從兄弟及姑姊妹女子子皆吾親之所親愛矜卹者也忍踈遠而漠視之乎再由是而近焉尤爲骨肉之親更不待言矣間嘗論之記曰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視先生之物如此則所以事先生者可知事先生如此則所以事父母者可知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故也不能飲母

詒謀隨筆

卷上

十一

之栝椹口澤存焉故也書也栝椹也物也以口澤手澤之存而不能讀不能飲况於父母所親愛哀矜之人心血存焉而能勿愛重而保護之乎卽未奉父母之命猶當仰體意指而求所以安慰之所謂養志也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也此孝子之道也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雖父母沒不衰卽此一端推之則凡父母之所命於子者終身如聞其聲謹慎勿違亦可知

已

天理人情四字離開不得存天理斷無不合人情順人情卽是能合天理孔子曰畏天命詩曰畏天威書曰謹天戒曰敬天休易曰順天休皆天理也合天理天必佑之是謂天休皆天理天必譴之是謂天威天將譴之而猶望其悔過自新也嘗示之兆以警之是謂天戒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非天孽之可違也過於前而悔於後處仁遷義不復自作孽則天亦不降之殃所謂違也大學傳曰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書曰自絕於天結怨于民凡不順人情者未有不干天怒

語諫隨筆

卷上

上

也此皆言王者事天治人之道則然而有家有身者皆當以此自勉自謹故畏天命爲君子三畏之首至於畏天威謹天戒則當曰帝王之尊且然况士庶人乎

范浚心箴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天君心也然必人心純乎天理而後可以宰制萬物不使妄動而皆從我之令是以謂之天君若小人爲眾欲所攻則其心爲禽獸之心何天君之足云

恕字最好人能行恕則終身皆是順境到處皆是樂境

今人責人則明責已則暗愛已則厚愛人則薄偏則
私私則貪貪則忿忿則逆何順之有有樂之有能以
責人之心責已不惟遠怨且可到聖賢地步以愛已
之心愛人能近取譬卽是行仁方法

學者須是善用其聰明何謂善何謂不善審乎正與不
正而已用於正則日進乎高明無論貧賤富貴皆行
之以正莫非坦途用於不正則心爲形役日就乎污
下豈惟心勞日拙必至蓄怨稔惡亡身敗家而不可
救彼方自恃其聰明而謂人莫予敢當也中庸曰人
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孟子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此皆誤用其聰明者也書曰毋作
聰明又曰自用則小詩曰哲人之愚亦爲斯矣哲人
之愚皆自作自用之謂也良可悲矣

處鄰里鄉黨以和爲貴和則睦乖則離離則禍將至故

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惟和之中當以禮節之以義

裁之乃爲和而不流和而不同不然者非阿比狎褻

卽同流合汙惡足貴聖人之道有始終本末有表裏

精粗學者不可躐等只須按部就班循序漸進要曰
新又新毋或作或輟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然
由始至終由未得本由表及裏由粗入精不多學何
能一貫不博學何以說約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書之味至美而無窮非饜
飫之咀嚼之則其味不出稍稍涉獵而得其糟粕遂
儼然道在是矣道豈若是之易哉豈若是之淺哉深
索潛玩忽然有得得而貪之不厭其多精益求精不
遺毫末至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庶孔顏樂處可尋也

論語首章

卷上

十四

論語首章言學學字所包者廣不學則何以爲人而爲
人必自孝弟始故次章卽敍有子之言謂孝弟爲仁
之本而爲仁必本於忠信故以巧言令色爲戒而復
以曾子省身之言繼之夫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得
聖道之傳而大旨不外乎孝弟忠恕爲人之道統於
此矣能爲人子爲人弟然後可以爲人友爲人臣事
雖各殊而理則一只是各盡其性之所固有而已孔
子謂君君臣臣父子子易象辭謂父父子子兄弟
弟弟夫夫婦婦言各人有各人之道不待外攻不容

虧缺能盡其道則得爲人不能盡其道則不得爲人
至於不得爲人將自居何等乎俗語云做人要緊語
最有味蓋人亦視乎願作何等人耳孔子辨別君子
小人之居心行事最嚴而詳其端則自爲儒始其事
則自所喻始其功則自戒懼慎獨肆無忌憚分其學
則自上達下達分孟子謂擇術不可不慎爲矢人爲
函人仁與不仁在人自擇以小喻大不爲尊爵安宅
之人卽爲人役之人做人要緊總不出孝弟忠信禮
義廉恥八箇字

詒謀隨筆

卷上

五

今有人執途人而語之曰汝小人也人役也賊也穿窬
之盜也則必勃然怒奮然起必思所以洗此名也乃
其存心行事實有此數者之實不思所以去其實而
徒避其名豈非自欺而欺人乎卽或人可欺天豈可
欺乎只要早晚自問我爲儒我自喻我之存心行事
能免於小人否我之仁智禮義能免爲人役否我之
忠信廉潔似是而非否同流合污能免於賊否色厲
內荏能免於穿窬之盜否果能自信無有豈第免此
數者之名爲君子爲善人爲賢人爲大人皆基乎此

是在人之自擇耳

處世之道只謙讓二字除却三綱五常不肯讓人居先其餘皆當退一步想則境界自寬心中亦自寬綽有餘多少快活

嘗見一聯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士貴自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民生在勤余曰此座右銘也子弟當以此語日日三復所謂自立者當以孟子引陳醜顏子公明儀之言及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之言參觀所謂在勤者當以

詒謀隨筆

卷上

六

易之自強不息書之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無怠無荒所其無逸詩之日就月將緝熙敬止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言參觀余又嘗謂流水戶樞二語可藉以進德亦可藉以養生人能習勞則血脈流通疾病自少嘗見某先達每飯後須走千餘步至少亦四五百步年七十餘步履如飛精神矍鑠故知宴安酖毒非徒敗德亦足戕生雖不必如道家之求長生而坐功亦必學陶侃之惜分陰而運甓

待人須是寬厚只要自家立地穩卽見惡人亦無害所

謂不惡而嚴也柳下惠之言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可謂和矣然孟子稱
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可見真有不能浼之之道在所
謂和而不流和而不同也聖人不爲己甚雖互鄉之
童子淫亂之南子亦見之究於聖人何損又謂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今人嫉惡太嚴彼方欲悔
過自新而我乃指其前日之不善而顯暴之於人使
彼終身不得爲人則怨毒之甚矣故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

論語隨筆

卷上

七

善事父母者必能保身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曰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孟子曰事孰爲大
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皆保身之義也此言
乎爲子之道則然若由孝以推則所包甚廣故論道
者須要看得廣大又要看得變通曾子得聖道之傳
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保身之道至矣
盡矣而又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
則忠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此觀之則所謂
保身守身者盡其正道而已非自私其身也記曰事

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孝爲仁義之本未有孝而不能居仁由義者忠可移於君當以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參觀尤當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說參觀始於事親終於立身不失其身乃能事親之義方說得圓足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不爲有本之學而徒文藝之求卽或淹博古今高談雄辨不入於裨闔縱橫之輩亦不過侈談風月徒採春華究於實用何益且恐徒恃文才不循規矩日趨於妄遂致以才濟其惡行偽而

論謀隨筆

卷上

六

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在家壞家在國壞國彼之文藝豈不奇美可誦可傳哉爲學時不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事則所學皆偽專以矯情飾貌欺人逞其辯才肆其利口一旦得志瞋亂黑白顛倒是非罔上行私植姦樹黨作聰明以亂政誣古制以濟姦甚至以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惜此其異端邪說仍假託於聖人之門嗚呼世變至此亦大道之不幸也故誠意一章爲人鬼關頭學者於此辨之宜早

今人有衣履誤蒙不潔則必速去於身而洗滌之若滌之猶有痕也則棄而更置之又有器物誤遭缺陷則必痛惜於心而補綴之若補之猶有跡也則棄而再易之至於身蒙不潔行有缺陷則恬不爲怪毫不知羞方且多方掩著以爲人不及知也豈知人之視己如見肺肝雖不肯面加指摘而鄙夷不屑早爲之冷齒矣是自愛其身不若衣履也不若器物也則必汙穢日增缺陷日甚終不得爲人也

天地間只有三綱五常爲重須要各盡其道十分完足

論謀隨筆

卷上

五

倘有些子虧欠則仰之愧于天俯之怍於人此爲天下第一件可羞可惡之事舍此之外不惟衣服飲食居屋不如人不足爲恥卽功名不如人亦不足爲恥蓋離却綱常之外並無德行有何功名世未有功名不本於德行者居大官食厚祿蠅營狗苟鼠竊狼貪充其分量穿穴踰牆之盜賊而已矣吮癰舐痔之鄙夫而已矣豈功名之謂哉終身守著綱常盡得一分力量卽是一分德行卽是一分功名由一分推而至於十分無所虧缺卽爲天之尊爵世之傳人人不得

而貴賤之此爲古今第一功名

人爲私欲錮蔽譬如納諸罟獲陷阱之中又如加以狂
狴桎梏之苦終是無一時快活無一事開展惟蓬首
垢面至死時而不悔至死時而不知豈不哀哉豈不
愚哉乃旁觀者代爲之哀而彼方自以爲安樂也深
憫其愚而彼方自以爲聰明也父母非不愛之而無
可如何天地非不憫之而無可如何所謂自作孽不
可活也倘能一旦悔悟脫此錮蔽於光天化日之下
安宅正路之間自在游行俯仰自適心廣體胖心逸
詒謀隨筆

卷上

三

日休有如身坐堂上而判堂下之囚各如其人之所
自取而罪之又如身居壁上而觀壁下之戰皆不知
自瀕於死而甘之乃回憶從前我曾爲此中人已走
死路而幸得脫也前爲罪人爲禽獸今爲正人爲君
子方不負父母生我天地成我

人要看得自己小自己輕又要看得自己大自己重蓋
把自己看得太大看得太重則驕慢之心生久且肆
無忌憚矣古人卑以自牧兢兢業業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帝王且然則修己者可知孔子謂君子懷刑豈

自大者所能知此把自己看得太小看得太輕則怠
惰之心生久且甘自暴棄矣匹夫稍知自愛勉勉有
爲至性至情皆可傳誦野老且然則自立者可知顏
子謂舜何人子何人豈自小者所能知此要知人之
生無不秉五行之氣卽無不受五常之德所謂仁義
禮智信卽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理人不得五行之全
卽不能生旣生矣則仁義禮智信之德原我所自有
較之古聖賢並不少分毫天以至全至美者予我而
我自失之豈不可惜迨失之旣盡則自絕于天矣人
惟不自大斯能敬謹恐懼側身修行可以事天惟不
自小斯能困知勉行強恕求仁可以格天

道理最精心粗者不能入道體最大志小者不能容道
源最深量淺者不能窮但使收斂其心堅忍其志擴
充其量勿使物欲肆之勿使外誘奪之勿使障礙碍
之自能由粗及精由小得大由淺見深

大學傳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
爲修身君子言恕道則然卽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意若人責己則當以此反觀今或市井之人或

農夫野老或與我素不相合但有求諸己者我當自
勉爲之不必問其人之有與否也有非諸己者我當
自勉改之不必問其人之無與否也

人必喜聞過而後可以學爲聖賢故孟子先序子路喜
聞過而繼以禹拜善言終以大舜樂取人以爲善爲
至大蓋惟聖人嘗歉然不自滿假故能自始至終取
人之一才一智以成其聖也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
擇細流其高深豈徒然哉

人把自家看作凡庸之人固不可把自家看作聖賢之
人尤不可看得太無用則自暴自棄終是箇廢物不
得爲人自看得太高明則自滿自足終是箇假貨不
得成人要念念欲爲聖人賢人嘗存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文王我師也之說於心不肯輕易讓過又要念
念謂我不能立志不能用功假託於聖人之門竟無
一念一事體貼聖人之教常存此心自然外誘屏絕
一心不敢稍放一念不敢妄動一言不敢易出一行
不敢輕舉或是氣質有偏學識未深閱歷未到把持
未定不能無過差處一經自家見得是錯卽不妨口

中說出自怨自責更對別人招認求他相勸相規斷不肯欺已瞞人如諱疾忌醫至於滅身而不悟如此循序漸進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今人置一器購一物必再三審慎辨其真假以爲假者不適於用且恐以假亂真大誤事也獨於立心行己有關於終身之得失成敗則多不辨真假始猶多方掩著自欺而又欺人至於久假不歸即使經緯事業彌縫過去終久亦必有破綻到底一空惟眞之一字顛撲不破磨滅不了上天下地千年萬古只是此一

論謀隨筆

卷上

三

字據住

論語謂君子之過也人皆見之何以能見君子之過只是君子處處正大光明誠心接物偶有差錯如青天白日忽然昏黑不久仍復光明正於過見君子今人抵死不肯認錯千方百計遮飾彌縫是以人不得見其過如黑天暗地件件瞞人人亦被他瞞過到底成就了一箇欺心眞小人終立不住青天白日世界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莊敬中庸所謂戒慎也安肆俗語所謂懶散也心一懶散則耳失其聽目失

其明手足筋骸皆無所主德業何由而成罪惡且將日積卽做得高亦不過西晉放曠人物爲禮法名教罪人有何益處要求免此弊病只是一個敬字

天地之大何所不容江海之深何所不納故爲人須要寬大四時之行各以其敘百物之生各得其養故爲人須要溫和人一褊急則非載道之器並非造福之基烈風不終日暴雨不終朝調促並易斷策疾馬易顛物理如是人情如是天道如是

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不特縱私橫行者當以爲戒也卽

詒謀隨筆

卷上

二四

心本無他事所當爲亦必度己之德量己之力審乎時勢察乎人情委婉開陳多方調劑到得人人信服人人樂從然後次第舉動乃能觀厥成而可久不然者雖是極好心腸極好事體不先令眾人明白分曉又操之太急好心亦看作壞心好事亦終爲壞事信而後勞盤庚浴誥所以克底於成也

君子旣當責己又須諒人惟能諒人乃能恕人見識不到思慮不及力量不濟致有錯失此無心之過也當諒之恕之至於再三教之而不改反復導之而不從

則爲有心之惡矣彼既怙惡不悛爲上者豈可縱惡不治然必須自問果是教之導之否果是不改不從否至于無可如何而後治之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處事處人只一再思便有正經道理便可照理區處若再疑再慮則滋惑矣書曰蓄疑敗謀諺曰多思入魔譬如日習見之字注目久視之轉疑不成字矣又如鑑下靜坐疑鬼疑神疑之久則本無聲而有聲本無形而有形矣故多疑多慮者終身無一事辦得去終身無一事辦得是

詒謀隨筆

卷上

五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鶴梁之詩君子懷焉人於自家才德未有不知者譬如負擔或百觔或數十觔須適如其肩力不然者憊矣又如奔走或百里或數十里須適如其足力不然者蹶矣才只如此德只如此則受官受祿亦只應如此縱令君恩有加亦當力辭以避賢路若不知止知足現在所居之位已是過分而又夤緣窺竊不得則缺望不已若是者恒自敗或所求皆遂而以國家重大責任肩之於一物無所見一步

不能行之身已是誤事又不安分而欲貪名取功行
險微倖古來國家大事多壞於此等人之手孔子繫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夫覆餗不足爲斯人惜而鼎足以折災害並至雖
有善者無如之何此千古同恨事其下焉者則害于
而家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心何以存止是時時省察便是存心何以放止是稍離
於正便是放所謂出入無時者就邪正上講非清淨
寂滅之說也兀坐空齋神遊上古混跡塵世夢想聖

詒謀隨筆

卷上

天

賢不得謂之放心只是心上守着一個正字凡動靜
語默件件想一想與我所讀之書並與我所自具之
天良是違是合一有差錯卽急急回轉頭來是謂求
放心是謂存心

處事只是以理勝不以氣勝卽事出於極是極正亦當
以從容蘊藉處之一激切則事必壞譬如中道而行
安步徐行自然得達若竭蹶以趨稍有顛躓則一步
不可行矣豈不是一時之氣誤了大事故心氣和平
是處事接物妙方而欲心氣和平涵養是要緊藥餌

祇是制住一箇躁氣

富厚子弟多不及貧寒子弟以其易於驕縱也庸愚之子弟驕縱之以昏情而怡淫矣聰明之子弟驕縱之以恣睢而爲匪僻矣朱文公論語註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余更進一解曰畜禽犢將以殺而食之也禽犢之愛豈非父母自殺之乎須是常使他循規蹈矩戰戰兢兢一言一動皆有所畏警而不敢放肆到長大時得以自專其成人與否尙不可知奈何自幼小時卽事事惟恐稍拂之而使之快意適情也哉

詒謀隨筆

卷上

七

人各有個病惟聖人能醫之只是藥對症耳有示其病而使之自醫者如柴也愚一章是有知其病而各投之藥者如門人問孝問仁問政問仕皆各就其性情氣質而引導之救正之藥投病則病除矣聖門七十二賢皆是聖人醫好其病亦是諸賢能服其藥病除後又能調養所以爲萬世不朽之人良方具在在人自審其病根而自醫之如子張之病則用誠實之藥如子夏之病則用寬大之藥如子路之病則用慎擇之藥如冉有之病則用進勉之藥如樊遲之病則用

自治懲忿之藥。又如有三疾者。忌變本犯六蔽者。須好學。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拯人陷溺。祛人錮蔽。要人成人。不忍使人不成。人然則欲爲人者。不諱疾。忌醫。甘心痼病。而何患不得爲成人哉。

道理從學問中出。氣節從道理中出。若氣節無根本。則是血氣用事。有所激則萬不可耐。攘袂奮臂。指天誓日期於必死。究之平日心中。本不知有此。稍緩須臾。則索然矣。譬如醉漢。血氣亂時。酒胆如天。有觸之者。肆拳橫毆。勇不可犯。曉曉不已。似有誓不共生之勢。豈不惑乎。

詒謀隨筆

卷上

一

未幾酒醒。頽然無此。子事氣力氣節一事。孟子所謂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或以其一席妄談。而信以終身。處人處事。卽出之以正。亦當以和平處之一。激烈不惟無以處人事。必不濟。並無以處已。和平非柔懦。隱忍之謂也。閔子不欲爲季氏宰。剛正之至也。而辭之。言則委婉。中有不可回之意。再參以長府之論。可想見其閭閻氣象。蓋和悅而諍。則已之志可白。事之理可明。人之聞者亦足以戒。而止後世名臣大儒事君。

幾諫多得力於此又論事處友之法亦是如此王荆
公聞程明道心平氣和之語雖平日堅僻何嘗不媿
屈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卽大禹惜寸陰意於夜靜時思想
日間所言的那句話有關世教那件事有合天理則
信心之端必自慊違心之端必自悔夜夜省察一遍
日日戒慎一番雖不進益亦可免過不然者羣居譟
浪飽食嬉遊妄語橫行縱欲滅義不惟孤負了一日
光陰直是多造了一日罪孽

論謀隨筆

卷上

元

登第做官人以爲可喜君子以爲可憂人以爲可賀君
子以爲可弔蓋可喜可賀者眼前之榮可憂可弔者
後來之辱或名不稱其實或自足不知勉或前此存
心而後此不存心或前此持正而後此不持正或苟
且自安希榮固寵雖無過可指而絲毫無益於國或
詐僞行事機械傾險雖徼倖一時而災害已伏於內
是高第美官適足以益其羞而貽之禍也惟君子不
以爲喜而以爲憂故終身無可憂不受其賀而受其
弔卽畢生無可弔

非有益世教之書不可讀非有益世教之言不可說非有益世教之事不可做

人不怕有過只怕過而不改便不能爲君子只怕過而自文便終成爲小人更怕無過可稱便又成爲鄉愿惟天生聖人乃能無過自古及今能有幾人此外皆是不免缺陷賴後來補救直至屬纊時纔得成一箇好人正如日月雖有剝蝕不久卽復光明終與天地同爲不朽顏子之不遠復湯武之反之可知未復未反之先未嘗無過惟其能復能反故不害其爲過也

詒謀隨筆

卷上

三

以西子一章觀之人有上半截是好人後或把持不定流於邪僻豈能以其前此之爲善而恕之有上半截是惡人後或翻然改悔力行正道豈能以其前此之爲不善而棄之然則人只看到頭成箇甚麼人耳然亦須悔悟得早以免後來用盡了許多洗滌工夫未能洗得乾淨

朱子註中庸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尋常之理三語最宜深思默體可見中字並非元妙不可測之理只是隨時隨事皆有一箇中前後左右有一中長短

廣狹有一中一國一宅一屋一席各有一中乘馬以
鞍爲中行舟以艫爲中駕車以輿爲中不得其中則
恐其躓恐其蕩恐其覆此物理之自然人所易知也
至於事理何獨不然又不是人所不能爲之事只如
負擔力能担百斤只肯担八九十斤便是懦多担一
百一二十斤便是強懦者非中強者亦非中又如行
路力能走百里只肯走八九十里便是畫多走一百
一二十里便是銳畫者非中銳者又非中所謂過猶
不及以此推之則易所謂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論謀隨筆

卷上

三

力小而任重傳所謂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不中也不
中則敗矣此就中人之所任而言之也若卽日用行
習而論則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爲夫爲婦爲朋友各
隨其分各盡其道到恰好處而止有些子不及則非
中有些子做作亦非中再說到淺近處如說話當說
者說畢而止便是中當說而不說不當說而多說卽
非中又如行禮當拱當揖當拜當跪適如其數而止
便是中若當拱當揖而不拱不揖當拜當跪而不拜
不跪與夫當拱揖而拜跪當拜跪而拱揖皆非中也

推之萬事莫不皆然由小至大由粗入精家國天下
心法治法造到惟精惟一處只是個中字

昔人謂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蓋造物因材而篤裁者培
傾者覆故仁者必壽刻薄者只是刻薄自家何能消
受得福壽二字仁厚者處處守着一箇恕字恕則無
所不容無所不忍雖有犯者絕不與之計校胸中全
是太和之氣正如春風鼓物萬彙俱萌煦煦熙熙毫
無消散之氣此卽是壽之本壽之象壽之徵且無論
自家不肯刻薄待人卽使人刻薄待我至於橫逆三
次自反之後亦惟以妄人置之若稍與之校則我亦
是妄人其害一也撒開手退一步游行自在海濶天
空如此存心如此養氣焉得不壽由此觀之則不刻
薄於人者還是仁厚了自己能容忍他人者終是便
宜了自己

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初發時血氣助之則義理轉
爲血氣所制伏充其類不可問矣須於初發之時勉
強忍耐一番仔細檢點一番血氣漸漸平下去自然
現出一箇節字來只恐此時迫不及待任情做去踈

忽一時決裂到底便終身悔不及了

人之自是自私者只知有我字在心中凡事止知有我而不知有人不知適以害己勉強除却此四字須要全副精神萬分工夫先用一斷字再用一剛字制伏了自家使不敢妄動然後步步引入正路幹辦聖賢事業至此纔是真我

違天理者謂之私欲人皆便之安之姑息之護藏之一向慣視了把一切誤我害我被我之端不視爲外誘而視爲親暱不視爲寇讎而視如驕子至養成其勢

詒謀隨筆

卷上

三三

遂至於橫暴凶虐而不可制故謂之狗又謂之陷溺此其受害爲何如欲免此害須如稂莠初生時卽去其根勿令滋蔓蔓則難除如豺虎初育時卽絕其命勿令長成成則難治故聖人教人用功說一個攻字說一箇克字試思此二字可踈忽否可鬆懈否

識見不可不明昏則惑氣量不可不宏褊則刻夜行無燭則必蹶矣淺水太清則無魚矣宋呂正惠公有氣量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爲務初太宗欲相之左右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

糊塗趙普在中書嘗謂人曰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拗挫未嘗懼真台輔器也余見某侍郎書座右曰學糊塗余爲之解曰糊塗人不可學糊塗不糊塗人不能學糊塗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然後可以糊塗究不得謂之糊塗小事不糊塗大事糊塗自以爲不糊塗終身都是糊塗不能持重故大事不應糊塗而偏糊塗不識大體故小事可以糊塗而偏不肯糊塗

自家有不是怕人知自家有不知羞問人恐其笑已也

論謀隨筆

卷上

三

夫既怕人知則必不能改既羞問人則終不能知如何有長進如何得成人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何嘗被人笑惟護短怕人笑是以終其身爲人所笑

宋景祐間桑懌平蠻獠以功賞闕門祇候懌辭或譏懌好名懌歎曰士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余讀通鑑至此論之曰後世論人恒以好名作抑揚之詞闕之者亦第以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爲解說善哉桑懌之言乎此可彌好名之謗矣因

思坐人以好名之罪者謗人之罪小使人避罪而不
敢爲善者其罪大故復論之也

書道政事而必本於誠敬古來官箴亦皆責以盡心竭
力爲國爲民蓋任官分職各有其事事必得其實乃
不淪于虛而克底于成所謂認真也乃今之論事者
曰不必過認真過認真恐辦不去論人者曰他把手
太認真所以多敗嗚呼事理不一事勢不齊果得其
真而認真爲之猶恐不能到恰好分際乃先存一副
假心腸扮一副假面孔去幹幹個甚麼成個甚麼易

詒謀隨筆

卷上

三

曰貞固足以幹事豈是這般虛浮變詐之人所能扶
植綱常維持風化哉

不如意事常八九要先將我意中所欲之事合天理否
順人情否仔細審量一番如出於私意則不如意處
正是天地鬼神怨我有我玉成我從此及時改圖何
怨尤之有即使事由於正而處處無一稱心之事時
時無一順心之人甚至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
而忠橫逆依然如故亦當以寬宏之量處之一朝之
患君子不爲更不必以禽獸視之正是自家受用處

局量褊淺人一遇有拂意事卽怒不可解刻不能耐
纔是自尋苦惱終日終年終身無一毫受用處

處拂意事要忍耐處適意事要包涵處忠孝事要擔當
處牽纏事要擺脫處患難事要順受處繁華事要屏
除處疑難事要果斷處頹敗事要整頓

嘗與友人赴鄉至山阿間有二道友指徑曰由此去近
里許余曰徑恐有阻是欲速而轉緩也不如大道便
友不聽由徑去曰我先到候君矣余獨由大道至所
約處需之人乃來問其故曰徑爲人掘坎截斷且阻

論謀隨筆

卷上

三

以荆棘繞道踰嶺乃出然甚險誠如君言欲速轉緩
也又行至田塍間田有小徑土微潤友又欲行余曰
恐前泥渾是欲速不達也不如田塍便友曰有人跡
何疑焉友獨行數十步土益軟再強行數步幾陷乃
大呼而反余笑曰君前誤入歧途經歷險阻幸而得
出奈何不鑑於前而又蹈覆轍乎今徒費力而又受
泥汗雖洗得乾淨已耽悞了多少光陰多少工夫卽
此可悟爲學之道矣君以爲何如友曰唯唯

象有齒而焚身鳥有翠而傾巢蚌有珠而剖腹賄也與

匹夫懷璧而致罪有以異乎多藏厚亡是禍之賈也
盍損諸魚貪餌而上鈎虎貪羊而入阱猩猩貪酒而
被執昏也與淫人逐欲而喪軀有以異乎投間抵隙
皆禍之媒也盍鑑諸

古之爲學者以德行為重今之爲學者以文藝爲重古
之爲官者以教養爲重今之爲官者以催科爲重夫
有德行者未嘗無文藝專事文藝而遺德行不特文
藝不足用專濟其惡而爲身賈害矣善教養者豈遂
無催科專事催科而失教養不特催科不足恃將肆

論謀隨筆

卷上

三七

其毒而爲國歛怨矣遺其本而專事其末豈聖賢立
教之意哉豈朝廷設官之意哉舍德行而工文藝以
得官無怪其專事催科而不知教養爲何物事也况
其他乎

設身處地是恕字妙劑能如此則天理合人情宜可以
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讀書可以論世凡與人交接往
來無無論利害得失施與去取只把我當做他他當做
我看他願意否我願意否則事事得其平慢慢做去
便可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分量

水激則逆流火激則橫熾人激則作亂從容焉因其勢而導之相其機而遏之乃不至於決裂是寬一步卽進一步也器淺則不容水淺則難載人淺則無量渾涵焉智以照之而無所遺密以藏之而無所露乃不至於踈率是必有忍乃能有容也二者皆從學問中得來從涵養中得來

居易者吉行險者凶平穩者成苟且者敗

聖人一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純是天理渾然發於不自覺學者要先知聞人之善而疑之是我不知

詒謀隨筆

卷上

三

人有善成一愚頑小人也知人之善而掩之是我
願人有善成一妬忌小人也反是而觀則道人之善
我亦有一善而爲君子矣何憚而不道乎聞人之惡
而快之是我絕無爲善之意成一促狹小人也許人
之惡而彰之是我絕無哀矜之心成一輕薄小人也
反是而觀則隱人之惡我先無一惡而爲君子矣何
苦而必稱乎

自古惟詐僞小人善奉承人彼脅肩諂笑卑汙苟且者
可一望而知也又有深情厚貌論篤色莊別出其智

巧以爲奉承者雖正人君子亦嘗被其欺總是喜人奉承易入魔障耳

夜眠時尋思今日所讀何書所用何功所作何事所道何言何者無愧於心何者無忤於人久存此心自無一時一事可以疎忽懈怠呂新吾先生云人生少年時要思現前做些甚麼事到頭成個甚麼人便有多少憾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己過此語最親切有味又古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三復此言自當猛省

論諫隨筆

卷上

无

謹言是立身第一要道詩曰無言不讎書曰惟口啓羞古人之以言取禍者多出於聰明之人可知緘口捫舌非容易事須勉強而行之

規諫於人原是好事情然須視其人可以規諫然後諫之故擇交當慎之於始使不辨其賢否而輕與之交後乃知其非而規之過急未有能相容者也論語曰朋友數斯疏矣夫朋友雖賢數且致疏况于未必賢者哉至於規戒之言亦須於正大光明中出以微婉使人能容而後易入若言多尖刻意屬嘲譏是自居於

輕薄其致禍與否猶其次也

士以器識爲先識從學問中來識之小大淺深卑高鄙雅而器卽如之故讀書時先從四子書辨明理之是非心之邪正意之誠僞事之善惡再歷覽古名儒大臣之議論行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一一取而折衷之則中有定見隨事自有高人一等見識至當不易道理故器生於膽胆生於識識生於學精而求之卽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分量

量大而後能容人量大而後能自忍書曰有容德乃大

論謀隨筆

卷上

卑

又曰必有忍乃有濟容忍二字自居家居鄉應事接物以至入官在朝用人行政皆當隨時隨事體貼於心無論忌人之才能爲不能容卽見人有小過而指斥太嚴念之不已是亦不能容也無論已有私心與人忿爭爲不能忍卽所持甚止而或事與己無涉或事無關大體徒以血氣用事因小忿而釀大禍是不能忍之害也婁師德唾面不拭此因其所處之時勢而極言之今所遭者不至於唾面之辱卽拂然攘臂而起何量之淺狹也至於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則

以能容而深惡不能容賢之人大臣之能忍小事不肯忍大事則必爭不可忍之大事此又不可以一概論也

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學者用力當自此始已所不欲事極易知勿施於人不可看得容易勿字有許多用力處卽孟子所謂強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言近於求仁也須是以己度人事不易行而勉強行之持之終身毋怠毋忽是以終身可行勿看成自然子貢因看得自然故孔子曰非爾所及

詒謀隨筆

卷上

四

見理不明則臨事張皇易爲人惑冒昧做去終無把握勢不能不朝令夕改至於更張太甚不惟不足以取信於人而事日以壞至於不可收拾家國一理古今同然惟有定識者乃有定力有定守不知而作孔子所戒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亂舊章者無不自恃其聰明非聰明也特自作聰明耳

存心正大行事自然光明磊落不入於欺詐傾險存心忠厚行事自然寬大和平不入於刻薄殘忍日月所照無所不周何必暗地傷人乎天地之大無所不容

何必專事殘刻乎光明磊落之人與寬大和平之人亦或有過當處有受害處孔子曰觀過知仁註謂君子嘗失於厚小人嘗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究竟過於厚過於愛者近於仁而不失天地生物之心卽或受害天地鬼神亦將祐之護之過於薄過於忍者喪盡天良大干造物之和卽令眼前事事得意人人畏威天地鬼神必奪其魄褫其魂或殺軀於生前或戮尸於死後貽臭且垂諸史策餘殃更及其子孫自古未有殘刻而免於誅戮者亦未有仁厚而不膺福履者在人之能自擇術而已

論謀隨筆

卷上

四

酒以合歡聖人亦不爲限量註解不及亂句曰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蓋酒多則能變志志亂而氣卽隨之酒多則能動氣氣亂而志亦因之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近來習氣每宴集必期於大醉三爵後或行令或猜拳喧叫號呶揚拳努目不似合歡直同拚命或且因點滴之不齊而相競或且以飲咽之遲速而相爭甚至於掀其髮縛其臂扭其胷而灌其口此豈賢主嘉賓所爲古人以揖讓爲

先終日飲酒而不得醉雅歌投壺最是可樂今人之
以勸人大醉爲樂不啻視如仇讎令人苦惱何樂之
有大抵猜拳之人先自亂志亂氣無有不醉無有不
大醉者大醉之後神昏氣逆強者揮拳揚脚醜詆狂
言弱者卽席而哇穢氣薰人倒地而眠口昏接犬所
謂合歡者固如是乎至於因醉而口舌相爭成爲仇
隙而不可解者易繫辭曰飲食必有訟君子之戒矣
讀書最忌曠玩日日用功不使少有間斷自計今日記
得幾篇書講得幾章書行得幾件合於書上事先難

後易積少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
有餘由少至壯所得者不少矣學業事功是畢生做
不盡的只須隨事隨時隨地盡自己力量做去譬如
行遠有數千里之程畏之而不敢跋涉則終身面牆
而立矣興起者奮然就道或日行百里或日行數十
里行之不息終有到處之日至境界安好時始歎此
地非人所不能到鄉使畫地自限則我身何所歸宿
譬如登高有數千仞之險畏之而不敢攀援則終身
坐井而觀矣興起者奮然拾級或時登百仞或時登

數十仞登之不已終有墜頂之時至眼界空濶處始歎此地有人先我而到鄉使苟安中止則我身何能特立人慳不肯薄待自己自然盡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之功何忍自暴自棄而爲天地間廢人爲人所不齒之人哉

凡遇事不可孟浪必須熟思審處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謂孟浪之人多妄行也若既熟思而審處矣則理已明義已定是非得失已判卽當決然行之若於此時再轉一念而參以利

論謀隨筆

卷上

四

害之見則私意起而反惑矣自來士大夫平時未嘗不評論前人侈談忠義及身逢事變始念亦未嘗不欲行其所知行其所言乃以一轉念間而身家妻子之念重如五代時長樂老人猶不足責至於明時靖難之變解縉諸人皆名重一時者先約死難而卒不果豈非轉念之爲害哉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使其不能見義聖人亦不責之矣故曰春秋責備賢者爲子而避其父之難爲臣而避其君之難皆所必誅

一言可啓終身之羞一行可爲終身之玷易繫辭以爲

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賢千言萬語不出謹言慎行四字無論在家在國當於啓口間舉步間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又當於少時壯時痛自鍼砭不可有些子任意不然到得既羞既玷時及衰老時不能湔洗悔之已晚矣

驕傲是一生招禍之根謙恭是一生受益之本奢侈是自己取敗之道勤儉是自己受用之方謙恭二字非諂諛之謂也勤儉二字非鄙吝之謂也此又不可不

論謀隨筆

卷上

四

辨

人生惟爲善最樂讀書最樂無機心無機事光明正大忠厚和平舉止從容語言溫慎出門有益友可共切磋案上有好書可供觀覽明窗淨几洗硯焚香日與古人相晤對善者奉以爲師不善者深以爲鑑遇當行善事卽舉而行之不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大善爲無力而弗爲如是則理得心安神完氣靜卽是大福氣大受用况乎天佑善人其福更有不可限量者反乎此而有書不讀見善不爲舍却安閒光明

世界而入於勞苦昏闇之途憧憧往來蠅營狗苟夢
魂不靖眠食不安正性既爲之牴亡形貌亦因而駘
削卽此便是無福氣無受用况乎人欲錮蔽天理淪
亡降之百殃其禍更有不可限量者是在人之自擇
耳

天良本人所固有本自完足人之所以爲人者全在乎
此一有虧闕卽不得爲人須是隨時隨事留心省察
合乎此者謹守行之反乎此者勉力絕之若明知不
當爲而苟且爲之始於自昧自欺久則習慣成自然

語謙隨筆

卷上

四

汨喪已盡與禽獸何以異宋趙清獻公日之所爲夜
必焚香告天司馬溫公自謂生平行事未嘗不可對
人言此則純乎天理卽孟子所稱仰不愧於天俯不
怍於人也人若自昧天良所行之事惟恐人知何敢
告天何敢對人言須自少年時及窮而在下時極力
自戒自勉慎勿少年一味放縱至老時雖悔而不可
追窮時一派橫行至達後愈往而不知返也

學者果能潛心靜氣尺步繩趨由漸而入自然道理充
足於中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胸中皆太和之氣事

至物來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其妍媸輕重了然於心
隨事處事因物付物過去則鏡仍虛懸衡仍高置何
曾有些子在其中
直是美德人不直則詎偽姦回同流合汙爲鄉愿爲穿
窬之盜耳然孔子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可見直道亦須有節制不可徑情自遂
傳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古人
之以直買禍者不少旣非朝廷力爭國是又非家庭
號泣而隨垂涕而道徒以一時快論不顧人名節不

論謀隨筆

卷上

四

留人餘地卽不速禍亦自損德况許以爲直者哉
時有常變事有經權然權字不可易言孔子曰可與立
未可與權今人未適道未能立動曰行權誤事不小
夫權者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註曰謂其權輕重
使合義也義者事之宜以時事所值不可拘常時之
制必如是而行方得其宜故曰權宜後人處事多用
權術術則非義矣諺語又有權且二字直是苟且而
已豈曰權之云乎

要將道理審得十分足時勢度得十分全然後不輕躁

亦不懈怠不推委亦不狂妄不顧慮亦不踈虞老成
持重必能有成不然者必失於粗疎本欲濟事轉致
債事原是美事轉成壞事

人皆有私有私卽有枉惟庶民於官無私無枉長民者
有一分心事及於民民已感至四五分有一分恩德
及於民民且感至六七分所謂恩德者更不必分財
而予之按口而給之也使之各安其業各遂其生害
者去之屈者信之良者安之暴者除之能此數者卽
不愧爲民父母

詒謀隨筆

卷上

四

家庭之間當以恩勝父子則愉愉如兄弟則怡怡如夫
婦則醮醮如臧僕婢妾則忻忻如此皆仁厚傳家乃
有此氣象和氣則致祥矣然仁恒易於過寬和亦當
知有節故於仁愛之中以禮節之以義正之家人有
嚴君焉是以愉愉之中有凜凜意兄友于弟弟恭厥
兄怡怡之中有翼翼意相敬如賓夫和婦順醮醮之
中有嗃嗃意養之以恩使之以正忻忻之中有肅肅
意太和融洽各有防維齊家之道不外乎是

貧賤之子弟無自而驕淫富貴之子弟憑藉財勢易於

驕淫故膏粱紈袴不得成人者十居其九人目之曰豚犬曰豢養因責備其父兄曰禽犢之愛且指以爲父兄之孽少有人心者聞之殊大不忍乃爲人子爲人弟者賴父兄之蔭庇履厚席豐鮮衣美食無憂無慮不能奮發有爲承先啓後光耀門戶榮顯祖宗致以不肖之身貽父兄辱是可忍乎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願爲子弟者早念及此

理原大中至正被人看得偏了又看得太虛元了而轉自以爲賢智是道之賊也索隱行怪莫看佻邪術異

詰謀隨筆

卷上

兪

端只是將理講得虛元幽僻其行事則深險詭遇不光明正大只因將中道看得平平無奇不能見長故先時遵行半途而廢其半途而廢者正以不見知而悔也要知堯舜以來道統之傳止一中字孔子象辭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既言中又特下一庸字蓋以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凡日用事物皆有箇中極是尋常並非高遠難行之事因人將這日用事粗淺看過遂以爲神化性命另有幽隱元妙之理是以索之甚力而行之愈怪矣學者只

要隨時隨物隨事細心理會件件平正處處合宜不
使有一毫舛錯半點偏倚恰好處便是大中至正之
理其所謂神化性命者止在此日用事物造到純熟
自然處便是並非別有一箇道理也審其幾於隱微
幽獨之間謹其端於戒慎恐懼之際慎其發於喜怒
哀樂之節致其功於學問思行之中殫其能於子臣
弟友之道致其曲於行著動變之功博厚以此高明
以此悠久以此天地位萬物育至於與天地參皆以
此此皆我性中所自具者皆日用行習所自有者不
詰謀隨筆

卷上

三

從這裏求神化性命妄詡賢智人亦以賢智推之故
曰道之賊也

任御史時有前長沙郡守來言於余有一當禁馘公胡
不上聞蓋太守在任時有從叔違來依之守拒不內
其從叔出語侵之守怒飭縣遞解回籍余早聞之矣
因答曰公所言得非禁官親至署求助乎曰然公固
知其爲害也余曰官親賢愚不等原不可一概論之
其或因貧遠來告助如果適如其分以處之何至遽
以橫逆相加卽有愚而貪者亦當以理遣以情恕斷

無以官法制之之理蓋彼與我一本也以一本之人而制之以官法是我貽祖宗羞辱也忍乎此事若以聞不惟毛舉細故且得罪於名教多矣夫睦鄰任卹之行載於周官鄰里鄉黨之與傳於孔子我輩得一官宗族戚里藉以爲榮今彼貧乏而我不能周之轉從而加辱焉豈讀書人所當出此其人慙而退

士大夫有移風易俗之責一言一事皆不可不謹惟恐以苟且別開一徑成爲浮薄之俗蓋鄉民無知見士大夫有此言有此事便以爲讀書作官人如是必是

論謀隨筆

卷上

五

理法當如是而靡然從之則是風氣之壞實自我始豈非大罪孽譬如行路偶然貪其便捷由人園田中踐踏徑去在我不過圖一時之便傷人菜蔬禾稼亦無幾殊不知後人見有足跡皆踵而行之遂成不可禁之勢所傷益多雖是千萬人傷之實我一人啓之此非千萬人之孽而我一人之孽也凡士大夫致仕家居雖無民人社稷却是鄉里之望人其大者嘉言懿行使里黨奉爲準繩其次者睦族和鄰俾士民咸知愛敬隨我力量利物濟人息彼競爭解紛排難卹

或物力有限不能如願而償勢分不齊不能迎及而解亦當以情恕以理遣行其心之所安不使氣不陵人事皆處之以讓我不過分之舉人必無逾分之求至於待下一等人如臧獲婢妾及佃夫田戶皆當恩以育之寬以恕之嘗見有於臧獲婢妾苛求備責多威少恩釀成巨禍又有於佃夫田戶追租逼欠計鉅較錙終爲厲階又或把持公事賄託私情如此種種不能爲一鄉之福適造一鄉之殃且成一鄉之蠹矣奚貴有此縉紳哉

詒謀隨筆

卷上

五

輕信驟發誤事者十居其九然則猶豫狐疑乃爲可貴乎亦非也凡聽言當以理察是非不當以情爲順逆若因順我之情而欣然喜遂決計必行因逆我之情而勃然怒遂決計不行是仍以我爲主私己之見豈能合天理順人情無論非義之事其害不可勝言卽是事出於正亦當熟思審處辨其嫌疑防其弊竇而後行之有成彼聞言而輕聽驟發者非爲私意所役卽爲血氣所使其粗豪之氣必至於一蹶不振其爲害也與委靡者同或更有甚焉

治訟獄者天理國法人情三者不可偏廢夫一獄須先以天理審之以人情揆之然後以國法平定其罪適如其人之所犯而止不得以私意增減毫末也萬不得已寧減無增卽虞書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之意卽口角細故以及房幃男女瑣屑細微之事亦當度理準情委曲成全使之明白了然安於無事若輕易其事不肯耐煩遽以法繩之卽使斷之得其正而或壞人名節傷人和睦甚至有意外之變固是兩造之自取聽斷者亦不能辭其咎也余巡視南城時有部

詒謀隨筆

卷上

五

曹某一妾不容於嫡遣使告兵馬司吏目託言妾不服教訓請差提管押傳其父母領回吏目以未經報院不敢擅出差辭之部曹怒詣坊面斥吏目歸卽遣人送其妾至坊吏目發官媒取保次日吏目以他事爲戶部傳去未及面稟時酷暑余與同官判案自辰至申憊矣將散時吏目家丁始稟此件同官及吏役等皆不欲問余命家丁視之曰婦甚美且華粧余語同官曰恐在官媒處有他變必訊之及喚此婦上堂果少艾而倩粧者已訝其非被逐之相也問之言十

九歲十四時卽爲某公妾曾經事正室三人皆蒙恩
養今年春續取一正室入門卽不容逼主人退回余
曰如今主人不要亦無別法另嫁亦好乃涕泣不敢
言余審其詞色謂之曰你何以有如此衣飾答曰此
主人所贈者官婢呈上一單閱之值千餘金知其主
人有所逼猶戀戀也官媒又密稟曰此婦已有妊三
月餘矣余知此公曾三斷絃而無嗣今春續絃爲大
學士某公姪女貌寢而妒初意謂旣不相容不如離
之使相安及聞官媒言驚曰果有此乎抑詭言乎曰

詒謀隨筆

卷上

五

不敢詭余乃令官媒送此婦還且寄語部曹曰不難
備交到天津傳伊父母惟恐領回之後轉鬻於人將
來生產無論男女必流爲下賤簪纓人家何忍爲此
盖欲使其正室知之而留之也詎部曹不能自主仍
送回余飭官媒領交坊官坊官命眷伴之自移於外
余告部曹同鄉以前言轉致之旬餘未決一日余令
吏目語之曰明日若不領此婦余必入奏矣摺中只
敘其面斥坊官遣家人送妾交給坊官並無呈詞又
不遣家人候訊伊係刑部司官請飭刑部傳訊其餘

瑣事摺內亦不屑道及也某聞之乃懼大學士夫人亦聞之深責其姪女遣其姪求余勿奏且領此婦也余難之曰兄領原無不可惟恐庭幃之事兒遠不及察將來或有他變是孽由我作也曰然則將如之何余曰須得令親一至戚同領方可曰有某現官內閣爲舍親母舅可乎余曰可矣明日二人赴坊領回余使人要於路而語其舅囑求善處方救此母子二命其舅驚曰幾乎誤事乃語大學士之姪曰若領回吾甥處吾必悔是不得已假之館待分娩後始令歸乃

詒謀隨筆

卷上

五

敢爲之於是館於舅家越七月生男部曹來謝曰某誠愧見公然我先人深感矣

保身不若修身養生不若養德一部廿二史所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信友光昭日月彪炳史冊千萬年後凜凜有生氣彼苟且保身家者不過暫遲時日卽老死牖下而臭名汚史冊戾氣汙糞壤終不免於死而死有餘羞已爲不值况伏於斧鑕者哉服氣餌藥養生之法至今愈多亦愈竒姑無論其效與否有害與否試思古稱善養生者無過於稽康而終死於不測

可知養生不如養德也德在我可常可變如曾子之啓手足而無毀傷全受全歸正命也如孔子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盡其道而死皆正命也何分乎天壽哉

呂子有言曰知費之爲省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倍善哉言乎此經濟之大者也考諸史其因循浮費而不知節省與妄加裁省於萬無可省之中者厥害爲均而或更甚焉唐時劉晏論造漕船事言之甚詳可以類推夫國家之利與民共之自言利之

論謀隨筆

卷上

五

臣只圖國計不顧民生美其名曰裁費殊不知國利無多而爲國歛怨已不少矣不計財之何以耗不知財之所由生剝肉補瘡因噎廢食譬之老圃老農殷商富室不去其奢侈之費而專於鑿井澆灌糞草耕耘舟車搬運墻垣藩籬之萬不可省者從而省之且至於再至於三而省之不已於是乎有基者壞垂成者敗欲振興焉而所費之數較之從前所省者已不啻倍蓰十百千萬矣况於破敗之極而不可補救者乎

凡人之一生只是輕薄二字誤了物之輕薄者必無大用不能久存人而輕薄未必損人實先喪己日日洗脫此二字去得一分便有一分德業便得一分消受若能洗脫得盡便是聖域中人

俗語云心正不怕鬼邪恒言却都有道理人有正有邪鬼神亦有正有邪人邪則反常爲妖故妖邪之氣得而乘之正人君子念念皆正事事皆正青天白日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天地佑之鬼神呵護之縱有邪氣亦退避不暇矣雖是爲中人說法其實易象之言吉凶

論謀隨筆

卷上

五

禍福中庸之言禎祥妖孽亦不外此

人有形則有神可悟天地間有是物則有是道有是事則有是理道理所在粗者見爲粗精者見爲精表者見爲表裏者見爲裏非道理有精粗表裏也目明者一望了然目昏者細視乃見遠視者目窮千里近視者不逾咫尺非境界有遠近明闇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聖人得之而爲聖賢人得之而爲賢知得道理隨事隨物隨時皆是有的是皆是我自有的我知能行的並非神奇並非虛渺只處處留心

點檢皆出於公正便是聖賢心事舍此從何處求聖賢

男兒不做賊不得謂非好男兒也然不讀書不成器一廢物耳女子不失身不得謂非好女子也然無婦德失婦職一潑貨耳官吏不要錢不得謂非好官吏也然不辦公不聽斷一木偶耳嘗謂不做賊不失身不要錢只算有一分人尚有九分待他去做少却一分便不成人

纔有些子行善心便裝出許多模樣纔有些子公直念

論謀隨筆

卷上

五

便露出許多圭角纔聞幾句講學話便傳爲口語而誇張於人纔行一件正經事便自爲稱頌而滿足於心是器小易盈不可以載道豈第無長進將並其目前所有之心所有之念所聞之話所行之事而亦失之

臨小事輕動聲色不但失體必多害事有好處卽自矜伐不但無量必多招尤存大體者見得事無大小皆不可以慢心處之方敬謹之不暇何聲色之有有大量的者卽使果有功德只知爲我分所當然方黽勉之

未遑何矜伐之有居官任事者所當慎也

余觀察岳常禮日宴集僚友談及某民婦有節而不能事姑撫子咸惡之余笑曰我輩慎無學此婦而爲萬人所詛罵也或曰何故遂學此婦余曰爲婦人能節是分內事今此婦以節自詡而不能養姑撫孤其所虧者大矣人皆惡之我輩亦深恨之此必然之理也至於爲官要廉能廉亦只是分內事今或自信能廉而不能與民伸冤理枉興利除害則腹誹巷議醜詆詛咒者不少豈非學此婦而又甚焉者乎古人諺居

論謀隨筆

卷上

五

官者曰傀儡登場謂傀儡徒有面目假鬚眉飾衣冠不言不語可謂慎矣不飲不食可謂清矣常舞常動可謂勤矣無奈其無知識無心計人撥其目則目動運其手則手動假人聲爲喜怒借人言爲威嚇隨人口爲是非只是裝模作樣隨人作弄而不知人之藉我以求賄者不可勝計矣又有勤於聽訟者晨起登堂不遑退食繼之以燭舌傲唇焦日日如是而經旬累月未折一獄而民之受拖累者不少且有尋常細故而拖斃多命者余以爲清慎勤三字之外當加一

斷字更當加一公字皆曰唯唯

治術本於經術得力於經術者爲心術心術本於一十六字之心傳若不本於經術而以威福御之則爲權術古帝王勵精求治以愛民之心而敗壞於權術之臣者何可勝道夫經術之臣亦有時事不齊未能盡如所議者然當時皆見其心後世猶仰其人不可以成敗論也

論謀隨筆

卷上

卒



中国书店标价笺

册数 定价

2	1/5
---	-----

北

1020/4